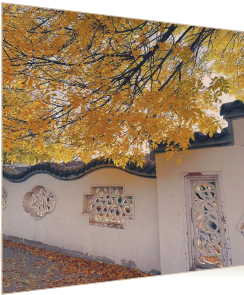


拉斯洛的“津门之问”与中国行



闫梦瑶

2002年的一天,在天津的一个临街老社区,一间稍显简陋的房间里,一位匈牙利作家正在与一位满头白发、看上去极为睿智的老人促膝交谈。在弥漫着茶香的客厅里,一场跨越了欧亚大陆的思想对话悄然展开。

作家疑惑地问面前的老人:“当这个世界充满苦难,当不公与恐怖真实存在时,我们如何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呢?”老人淡然一笑:“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。你要去爱别人,要成为友谊与善意的使者,对那些受苦的人表示同情,伸出双手,这就够了。”

作家若有所思:“就这样?”“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,以及他们如何能找到它,”老人自信地回答道,“我一生都生活在幸福之中,因为我始终是自由的。”

何谓自由呢?在纵情畅谈中,老人表露出了一种道家“无为”式的自由,恰若庄子“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洒脱自在,不畏浮云遮望眼,不使俗念扰清心。作家则从他孩子的身上看到,若一个人能坦率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,也能尊重他人的边界,那么便能卸下伪装,真诚地拥抱他人。

当他们沉浸在“幸福和自由”的探讨中时,唐诗的深远意境、道家的自然哲学,都成了他们品评的话题。这位老人正是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父亲,而这位对东方文化如此虔诚与着迷的访客,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——拉斯洛·卡撒兹纳霍凯。

在中国重思与叩问古典文化

这位来自多瑙河畔的作家,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迷。他多次来中国各个城市“寻宝”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在这段跨越中国东部文化重镇的旅程中,拉斯洛像一位不知疲倦的“文化捕手”,与诗人品茶论道,向书法家请教笔墨气韵,同园林师解读山水意境,在戏台后台聆听演员开嗓,于古寺廊下与住持参禅悟道。这位作家对中国文化来了一场几乎刨根问底式的探寻,试图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探究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密码。他对中国这片古老土地的全部热忱,凝结为执着的探寻:一个活着的古老文明,在今天如何保持一种奔流不息的“生命力”?

在浙江绍兴,一场跨越时空的邂逅悄然展开。拉斯洛在此驻足,于兰亭和书法家朋友欣赏王羲之闻名天下

的《兰亭集序》;又穿梭于鲁迅故居,探访其童年受教的私塾,体味中国文学巨匠的成长印记;还前往古老的大禹陵、越王陵,探寻历史的足迹。当漫步于运河纵横交错的城市小巷,拉斯洛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一直延续着的中国古典文化,及其深深扎根于古老中国的灵魂。从大禹治水到勾践卧薪尝胆,再到晚清风云,一切都在此奇妙地共存,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在游览过江苏与浙江的风景后,他还不想为这段旅程画上句号,于是又专程北上天津,只为去拜访诗人杨炼的父亲,那位被儿子形容为“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”的老人。作为古典文化的践行者,他虽生活在现代公寓,却坚持“以儒家伦理待人,以道家哲思处世”——对待子女的生活习惯,不强迫说教,而是给予他们自我选择的空间和尊重。面对现代社会的快节奏,他仍保持阅读《论语》《庄子》的习惯,并认为“文化的本质不是复古,而是让传统智慧指导当下的生活”。这种通透,让拉斯洛看到古典人文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具象化。从儒家文化、庄子哲学到佛教禅宗,他们尽情遨游在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明中。这位异乡人的叩问,也引发了我们对传承的一种思考:如何激活古典美学,让它在当代仍然焕发活力。

把千年文明的探寻写进一本书

拉斯洛把这次旅行写进了游记《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》。在这本书中,作者化身为主角“拉斯洛·斯坦因”,以一个“观察者”的身份,开启了这段文化探索之旅。

从南京的汽车站到苏州的园林亭台,从杭州的西湖到宁波的天一阁,每一处场景都成了拉斯洛叩问中国文化的“活标本”。乌篷小船在袅袅烟雨的水面缓缓前行,历经沧桑却依旧巍峨的城墙在夕阳下静静矗立,古朴庄重的门楼与弥漫着烟火气息的茶馆相得益彰,还有那散发着古韵风华的亭台楼阁,共同勾勒出如画的生活画卷,让拉斯洛沉醉在中国文化的古韵中。不仅如此,拉斯洛对中国的寺庙禅院也情有独钟,先后拜访了普济禅寺、法雨禅寺、慧济禅寺,试图在古刹的钟声与烟火中寻觅心灵的宁静。

在诗人唐晓渡的带领下,拉斯洛游历了以山水秀丽、园林古雅闻名天下的苏州。“江南园林甲天下,苏州园林甲江南。”漫步于拙政园,一石一水皆让拉斯洛赞叹不已。人工与自然在此浑然一体,空间布局中蕴含的深刻哲思,也让他触摸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灵魂。

作为母亲的女诗人

育儿在古代女性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,有能力执笔为文的女诗人经常会写到她们的孩子。北齐时期,有一个姓崔的女子写过一首《读面辞》,“读面”就是洗脸的意思,据说将花瓣与雪水混在一起给孩子洗脸,能令孩子容颜美丽。《读面辞》写的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件小事:“取红花,取白雪,与儿洗面作光悦。取白雪,取红花,与儿洗面作妍华。取花红,取雪白,与儿洗面作容容。”颠来倒去,反反复复,只为换韵将字眼略作调整,颇具民歌风味,读来可以想见温馨单纯的亲子时光,一个母亲

写了很多思念儿子李为霖的诗。“若上燕台望春色,倚闾人在莫归迟”“细雨轻风送夕阳,倚闾不见北来航”,俨然一个倚门望子的母亲形象。她会为儿子疏于联系找理由:“想因虎观翻经史,未暇修书达故乡。”会勉励儿子好好做官,不要想家:“春蚕只今多宠渥,莫缘清苦遽思旋。”盼望孩子成名成才,又害怕孩子离自己太远,这种矛盾的心态正如季娴诗里写的那样:“当时只愿成名早,及至成名又断肠。”

季娴儿女双全,在写给女儿的诗中,同样是思念,可由于古代社会男女社会分工、社会地位的不同,表现也大异其趣。古代女性既没有读书做官的可能,做母亲的对女儿便也没有成名成才的勉励,当女儿离开家时,母亲只有单纯的思念。季娴在《怀女》一诗中深情回忆女儿闺中少女的时光:“忆昔深闺点翠妆,轻红衫子映花芳。成人各自东西去,却似飞蓬别故梁。”在母亲眼中,出嫁的女儿似长不大的雏鸟,却要离开熟悉的家乡,嫁为人妇了。令人心酸的是,季娴在写给儿子的诗中屡屡提醒儿子不要忘了家中的母亲,要记得回家,写给女儿的诗中却说“与尔暂舍今日别,菊英堪赋莫思家”。劝儿子不要想家还可说是“劳于王事”,与女儿分别,为什么要劝她“莫思家”呢?这大概与古代女性行动不能自主有关。古代女子归宁要经过夫家的同意,季娴本人出身贵族,丈夫李长昂也是高门显宦,可即便如此,他们的女儿出嫁之后也未必能由着自己的心意想回家便回家。

无独有偶,王端淑《名媛诗归初编》中一位姓陈的女子也留下了《督子》《戒女》二诗,这两首诗都有督责诫勉之意,对儿子说的是“督责儿蕃休荡漾,这回载酒又登临。虽然难比三迁教,爱子原同一片心”,对女儿说的是“好去殷勤事舅姑,语言甚勿逆子夫。晨昏甘旨须经意,尔亦他年堂上姑”。教育儿子不要浪荡酗酒,教育女儿要好好侍奉公婆、料理家事,这其中有着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区别对待,在当时却不失为务实恳切之言。尤其是那句“尔亦他年堂上姑”,蕴含着朴素的换位思考意识:你如今给人做媳妇,将来也有一天要给人做婆婆的。如果她们能在世情甘苦中体会到这一点,那么身处任何位置都能对别人怀有一份善意和体谅,这是“母教”在同性之间所起到的积极作用。

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当代社会,古代女性曾面临的束缚与困境已经不复存在。从这些女诗人写给儿子的诗中,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对孩子诚挚的关怀和惦念。社会结构、时代风气会发生变化,而亲子之间的一片真情却是千古不易。

研磨岁月

吴昆

午后,我取出一锭珍藏多年的松烟墨,注少许清水于端砚中,开始缓缓研磨。墨锭与砚台相触的沙沙声,像极了春蚕食叶,细细密密,将周遭的喧嚣都隔绝开来。

这方砚是祖父留下的,石质温润如凝脂。记得刚习初学书法,总耐不住研磨的枯燥。祖父便握着我的小手,在砚台上一圈圈地打转:“磨墨如修行,急不得。”他的掌心很暖,声音很轻,“你看这清水,原本无色无味,与墨相融,便有了千般变化。”那时不懂其中深意,只觉得时间过得真慢。如今自己身上也有了岁月磨痕的痕迹,才明白祖父话中的禅机,所有的沉淀,都需要这般不急不缓的耐心。

墨香渐渐弥漫开来,是那种沉静古朴的气息,仿佛能将人带回遥远的唐宋。我特别喜欢观察墨色的变化。初时清淡如远山烟雨,继而浓郁似子夜苍穹,待到浓淡相宜时,恰如雨后初霁的天色,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。这何尝不像我们的人生?年少时浅淡,历经世事打磨后渐渐

修笔铺

董宁

丰盈,最终在时光的调和中,找到最适宜的浓度。

磨墨的节奏自有章法。重了,墨汁易起泡沫,显得浮躁,轻了,又难以化开墨性,显得敷衍。唯有不轻不重,保持均匀的速度,才能磨出细腻润泽的墨汁。这让我想起古人说的“中庸之道”,世间万事,大都讲究个火候分寸。就像我们与人相处,太过热烈难免灼伤彼此,太过疏淡又失了真情,唯有恰到好处,才能滋养出绵长深厚的情谊。

一锭好墨,可以磨出春夏秋冬。春日的墨宜淡,如烟似雾,适合写些婉约的诗词,夏日的墨要浓,酣畅淋漓,正好抒发胸中块垒。秋日的墨求润,饱满丰盈,最配那些沉淀的思绪,冬日的墨贵暖,浓淡相宜,恰能慰藉岁末的寂寥。四季轮回,墨性也随之变化,这其中的微妙,非亲身经历不能体会。

暮色渐浓,我洗净笔砚,将余墨小心收存。墨香还萦绕在鼻尖,书案上的墨迹已渐渐干透。研磨岁月,磨去的不仅是墨锭,更是浮躁的心性,得到的不仅是墨汁,更是澄明的心境。

踏入大门,便仿佛穿越了时空,走进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。的确如此,隐藏在青山绿水之间的灵岩寺,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。自唐代起就以“海内四大名刹”之首享誉海内外的灵岩寺,始建于东晋。另三座为浙江台州的国清寺、江苏南京的栖霞寺、湖北当阳的玉泉寺。

有一回,在青城山下,我也去过一座灵岩寺,其实,国内同名之寺是有多座的。这座灵岩寺,我是在泰山十八盘歇息时得知的。故而下了泰山,第二天便做一游。名寺所在的灵岩山是泰山十二支脉之一,主峰海拔668米,因山顶平坦,四壁如削而得名方山。以方山为顶点,两侧山脉如双臂环抱,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山谷。山之阳,峪内满目葱茏,秀色滴翠;山之阴,山峦起伏叠嶂,壑静幽幽。具有“秀、奇、幽、奥”的特点,仿若世外桃源。

之所以方山后名灵岩山,源于《神僧传》中的一个故事:朗公和尚说法泰山北岩下,听者千人,石也为之点头,朗公遂曰:“此岩灵也”,遂名灵岩。那天在导游的指点下,远望东面山上有一块数丈高的怪石,酷似一驼背老僧,倚杖伫立,人称朗公石。

这些虽然都是传说,但朗公是灵岩寺的第一个奠基人,确是历史事实。沿着青石铺就的小路前行,便可达寺中几处独有的极具历史文化特点的景观。一寺僧介绍为“一塔”“二殿”,“松”“林”交映。一塔乃辟支塔,二殿即为千佛殿及五花殿,“松”可指寺中松柏,但主要指摩顶松,“林”除了描述寺内外森森古树,亦喻墓塔林。

我虽然读过几本佛教典籍,但并非佛教徒,故而兴趣主要集中在这里的古建筑和自然风光上。灵岩寺的山门很特别,是以金刚殿代替的。穿殿而出,有一座石拱桥,拱桥下小溪之水潺潺,清可见底,名为虎溪。过虎溪,便是天王殿,弥勒和蔼可亲,天王威严有加。再向后,依次为大雄宝殿、五花殿、千佛殿。大雄宝殿庄严肃穆,供奉着众多佛像,这些佛像神态各异,有的慈祥温和,有的庄严肃穆,有的则面带微笑,仿佛在俯瞰着世间万物。淡淡的香气弥漫

灵岩寺望岳

李显坤



间,让我的心灵瞬间似也得到了净化。

一直以来,关于宋制罗汉,素有“天下罗汉两堂半”之说。灵岩寺是其中之一,另外一堂半则在苏州。不过,灵岩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

高50余米的辟支塔在千佛殿西北,气势雄伟、结构复杂、比例适当、造型美观,呈典型的宋代风格,为灵岩寺标志性建筑。宋代文学家曾巩有诗赞曰“法定禅房临峭谷,辟支灵塔冠层峦”。

灵岩寺的塔林既为一大特色,确也令我印象深刻。早年去过少林寺,一望而知,其与那里的砖塔不同,此处皆为石塔,因为历史悠久,这里计有北魏、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等历代石质墓塔167座,墓志铭、石碑81通。石塔各不相同,或高大雄伟,或小巧玲珑,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林之间。塔身上刻满了传统而精美的图案和经文,经风雨剥蚀历经沧桑,见证了灵岩寺的历史变迁,也承载着历代高僧大德的智慧和精神。漫步在塔林之中,仿佛能听到悠悠诵经念佛之声。景色绝美处,我是不知不觉间随着众多游人而行的。待下山时,已是爬了两个多小时左右的山。

未上山时,便闻水声,到了山上,见多处泉水汩汩。相邻的三泉,分别名曰卓锡泉、白鹤泉和双鹤泉,俗称“五步三泉”。卓锡泉是济南72名泉之一,传说是当年一位老和尚用禅杖戳地而得的。我掬了一捧在手,微凉、微甜。不远处即是“灵岩第一泉”的甘露泉,是否更甜呢?此泉出于悬崖壁立、杂木丛生处的一石窦,泉水似露珠般泻出,叮咚作响,别说尝了,嗅之都觉清冽甘美。内心顿安,古人不余欺啊!

过佛窟后,继续上攀,我有点力走不动了,但看一位老者年长我近20岁,片刻到了我的前方,仍能健步如飞,不觉抖擻精神紧跟了上去。石阶将尽处,便见灵岩山主峰方山。

灵岩寺可谓声名远播。唐宋之后,这里一直是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之一曹洞宗的重要寺庙。此宗后来传到了日本、朝鲜,寺名也随之东渡,至今仍有日、韩等国的僧人和游客前来参拜。灵岩寺的此等影响和在促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,应是略合当年朗公心愿的。

灵岩寺更为吸引人之处,与北京潭柘寺相同,在于自然风光格外迷人。我来时正值深秋,枫叶红艳,银杏金黄,整个寺区仿佛被大自然染上了一层五彩斑斓的颜料,美得厚重。未入寺时,已感空气湿润,入得寺内,但见古木参天,郁郁葱葱。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树木,枝干粗壮,树叶繁茂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斑点点洒下,地面上也是一片浮光“掠金”,给人一种祥和宁静之感。

御书阁门楣墙壁隙间长出的这棵树很令我惊奇,我不知其为何树,有游客识得,说是青檀。因为年代久远,古枝纵横,盘根错节,状若云朵,寺僧们都称“云檀”或“银檀”,亦称“千岁檀”,在我的心目中,已是一大奇胜。

寺内多银杏树,大雄宝殿前有三棵树龄千年之上的。我在北京法源寺门前也见过银杏树,每年到了深秋时节,树叶便会变得金黄,当微风中金叶纷纷洒落之时,眼前出现的,是铺天盖地金黄的绝美风景。我伫立在中间的一棵树下,抓了一把金叶扬起,心道人生亦可如此辉煌。

“转轮藏”仙人岩东侧庙堂遗址悬崖下,见得一高约2.05米、宽约1.94米锈迹斑斑的巨大铁块,不规则的造型伴有凸起的纵横纹路,外形酷似僧侣的一件袈裟,故有“铁袈裟”之称。

乾隆皇帝一生数临灵岩寺,对铁袈裟更是盛赞,钦定其为灵岩寺八景之一。还专门作诗8首,其中一诗曰:“一领净衣那论斤,法身披抵当丝缕。铸钟想以不成废,置此半途徒费勤。”

在回返济南的车上,我频频回首,只为多看一眼红门。红门是我在方山顶见到的一座小庙,内里供奉着一尊大石佛,面相大慈大悲。站在红门外远眺,微风拂面,天高地阔,层云“叠嶂”,远山含黛,美丽景色尽收眼底,胸中混浊之气也随之一扫而空。此时我心如鹤,在天地间尽情飞舞。恰有一寺僧上来,经其指点,透过远处云雾,依稀看到了泰山极顶,一时也顿觉一览众山小。

这真是一个让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放松之地,也是一处让人感受独特魅力与神韵的圣地。



播着新式钢笔的广告。我捏了捏口袋里的钢笔,笔尖在指腹留下微凉的触感,像是老师傅那双布满墨渍的手,轻轻按在了时光的脉络上。

夜里落了场小雨,晨起路过巷口,见陈师傅正用抹布擦着木牌。铜环上的绿锈被雨水冲得淡了些,显出几分清亮来。他看见我,举了举手里的铁皮盒:“找着支旧笔尖,比新的好用。”

午后的日光斜斜切进铺子,在笔架架上投下长短不一的影子。陈师傅忽然翻出本线装簿子,每页都贴着剪下来的笔尖纸样,旁边标注着年份与主顾的姓名。“这页是上世纪80年代的。”他指尖点过泛黄的纸,“那户人家的姑娘爱写瘦金体,笔尖要磨得比发丝还尖。”风从门缝儿钻进来,掀动纸页簌簌响,像是那些旧时光,正顺着笔尖的纹路,悄悄爬回这铺子里来。